

茫迷

作等焚 蘆



行刊社版出聯三



茫 迷

作 等 焚 蘆

印 刊 社 版 出 聯 三

迷茫

蘆焚作

吹送之一

等人吃午飯等到晚，偌大的古屋便儘聽見老姐姐煩燥的脚步聲：時或猝然停住，卻只加深沉悶和不安。

『做什麼不追他們去，你這傻子！』

她悄悄告訴自己。不曉得對誰，氣憤上來，總想發脾氣。

貓臥在椅子上。那畜牲倒舒服——小鐘爲牠軋軋敲着木魚，自管咕嚕貓經，全不理會主人那回事。

下面廚房裏送來一股焦燎氣，又是房東炸豬油。她聞不慣那種古怪味道，去桌上抓一本書掩住鼻子。她皺着眉，起灰薄的嘴唇，正沒有好氣。

『豬油，豬油，整天是豬油！讓豬油把你油死！』

她咕嚕着，預備坐到火爐邊，撥弄着炭，看青的火焰。適逢這時，外面有人托托叩門，聲音很急促。被寂寞圍困一天的她，恰似脫籠的鳥兒，跑到天井就嚷着：

『還知道回來嗎，華丫頭？出去就是一天，你們儘知道荒唐，打野！』

開了門，來人原是華的同學。一個瘦生的大眼睛姑娘。那人臉蛋凍得通紅，氣吁吁的，也不進來，好生費力才講明白：華受了傷，目前人在紅十字醫院裏。說完轉身便跑。

『你快去，』路上那姑娘還喊着。『我剛從那裏來，不能陪你了。我還有事，姐姐。』
伊立着。消息來的太兀突，令伊墮入茫茫灰霧裏去了。手裏那本書不由主滑脫到地上。
年老的房東聞飽了豬油氣息，便咬着旱烟袋，咳嗽着走出廚房。

『怎麼了，這是？』

老兒望望迷茫的姐姐，又瞧瞧那本書。

『華……』她含糊的喃喃着，『那不會是真的……』

忽而心血來潮，想起有話要講，一陣風去追那個華的同學。她撲了空，要講的話也跑失了踪影。

天色晚了。天空輝煌燦爛，下臨衢巷，兩街屋宇浴着金黃的薄暮。街道被夜風收拾得一空如洗，很少行人，牆下就有癩狗翹起後腿在那裏撒尿。空氣乾燥凜冽，彷彿已經凍焦。

風吹送着她。吹散他的頭髮。她忘記了冷，忘記了在城裏，還以為是曠野。只顧低着頭急急奔波。

她是瘦弱的。臉蒼白露骨，有一雙修道女的空幻而寂寞，失神且憂愁的眼，心的負累奪去伊唇上的紅，人事的折磨又顛領了伊頰邊的肉。人雖大不過二十五歲，模樣卻已屆中年，

因此大家都喊她做姐姐。

說起姐姐，命裏是一個苦人。她有個正派的愛人；但那人很明白，不乾心弄起小家庭來，糊里糊塗了却自己的一生。他乖乖的道：

『只在心里記着罷，姐姐，日子還長着哩，不是嗎？爲着世人在受苦，爲着世人伸出兩臂要幸福，且讓我去。大家都記在心里。我會有信來。』

這人說過上路走了，一去五年沒消息。

接着爹媽去世，不久是妹妹的死；當骨肉只賸下弟弟一人的時候，姐姐到坟上傷心的哭一場，從此離開家鄉，帶着弟弟，來這個多半是安靜時光的大城住學校。這中間姐姐卒業，一則捨不下弟弟，一則無處投靠，便自己讀點書，姊弟倆依舊相守度日。光陰是快的，飛過無數對面講故事的黃昏，飛過無數燈下的深宵，弟弟成了人。

弟弟是伶俐的好孩子，叫做遙。遙已經有愛人，就是華。兩人一道走，親暱的談着話。兩人同看一本書。偷偷將紙屑或花朵放進頭髮，彼此逗着玩。兩人快樂的唱，還放肆的笑。總之，年少年不曉得怎樣表示愛，儘拚出想到的嬌和憨，正所謂擦鬢磨頭，形影不離。有時雖也使性子，但鬧過之後，總和好得小猫似的。……

是什麼所在了？檐上來一陣迴風，幽微的，然而哀傷的在路旁樹枝間呻吟；又撲進伊懷，她打着寒噤。

『這不會是真的……』

她咕嚕着，拉一把墮落腦後的外套風領。

這時車夫前來兜攬生意，她不做聲跨上去，向前一揮手，一任車夫載去。

姐姐在迷昧狀態中，彷彿著了魔。不清楚前後都想過些什麼來，那要趕去的地方被薄霧遮住，隔離得遠遠的，早不在心上。只有腔口卻燥着一團焦熱，督她不得停留。這景况不曉得持續多久，直到車夫問應走的路徑，伊方始驚悟。但也只是一閃功夫。馬上又陷入混沌的天地，湧來又又苦悶又紛離的幻夢，海水般沈沈湮沒了她。

這中間，出現她心裏的總是兩個少年人的影子，遙同華。他們無憂無慮，人純潔，晦雲很少遮在那快樂的日子上面。彼此愛戀着，看小說，辦功課，三天見兩次面，中間還用小小的灰色的信封裝火熱的言語。他們有一個晴朗的和平的靈魂，愛美，愛做事，正和大半少年人一個樣，愛自由，也重規矩。但他們並不是永久快樂的；自所謂「國事日非」以來，人家又悄悄準備出售一片土地了（年青人都有血性，對於做奴才的事總不大喜歡，）忍無可忍，於是拋開教課書，大家忙將起來。上午說是開市民大會，還要遊行，華丫頭一早就跑來，氣咻咻的說：

『今天沒有太平，學校全給狗仔們圍上了，各要道都加的有崗，看樣子……非闖一架不可。我氣得頭昏。這些鬼東西！』

剛走過幾條街，臉被冷風一吹，鮮豔成了蘋果。興奮却使他喘得像一隻風箱。

姐姐是有幾歲年紀的人，血氣盛的時期已過，早學來冷眼觀察那手本領。看見華那身小姑娘氣的模樣，便勾起無限憐愛。

『算了罷，華丫頭，』她勸慰道，『活着自然要做點事，但先得會忍耐，能吃苦，然後一步一步向前走，惟其不圖僥倖，那要跋涉的路也長，也艱難，生氣不會幫助要通過那路的人，也不能拯救我們——』

但那一個口快心直，却早攔了過去。

『我不生氣，姐姐。可是，』因為憤，華丫頭打着顫，她說。『我氣悶。看見那些鬼——他們前面修飾門庭，後面却暗暗將整個民族的運命送進滅亡的深淵，我忍不住要喊叫。也許我頭昏得厲害。我覺得出血在奔流，在奔流，只想拚上去。』

『你聽，遙，』姐姐對弟弟說。『華丫頭不愛你了，她要拚上去。』

遙不曉得找什麼東西，一面吹哨，一面儘跑來跑去。他正忙得很。他充做恫嚇的向華頓了頓腳，大家一齊笑起來。

臨去時，姐姐送他們出大門，還殷殷叮嚀着：

『散了即回來，等着兩個乖乖的一道吃飯。』

『不要你等，姐姐。』遙揮着手，嘻戲的說：『也許這就永別了哩。』

兩人彼此互換了眼色，又望望姐姐，便一路哼唱着走了。門前目送着他們的姐姐，頓時間感到一股溫暖，好像送兒女赴戰場的媽媽，直到街頭黃黃的塵影下不見兩人的影子，伊還儘留在寒風里出神……

恰好似逢着幽暗的深壑，姐姐不敢再往下想，腦際出現的總是那句話：

『那不曾是真的。』

這話被念而又念，早成了牙痛咒。

車子載她經過淒清的長街，天已經入夜，燈火闌珊的放着光。風塵中，姐姐傾聽着托托的脚步聲，舉世的是非同思慮便遠離了她。她的靈魂與夜空融合起來，是一片灰色，一片空無的渺茫。只有那咒語，尙如經過風吹雨打，褪了色的破碎旌旗，時而隱隱在她幽暗的心裏招展。

踏進那家醫院的三等病房，心情又變了顏色。眼底擺着的是一排白色的小床，白色的牆，乳白的燈光下一切都靜靜的，醫生同助手們忙着爲受傷者洗滌，換綑帶。姐姐立在門口，聽見自己心的緩緩搏跳，覺得正是一場白夢。然而不是夢；經看護的指示，從小床上的被難者中間，終于認出華丫頭。

華丫頭，已不是上午的華丫頭。早晨還新鮮活潑，哼着，唱着，笑聲能震搖屋宇；可是人家將槍刺放進她的脊下，戳穿一個深深的洞。熱血洒在街頭，那蘋菓也似的臉蒼白了，豐

滿的頰下陷了，潤澤的唇枯焦了，眼周圍一圈青灰，正鬆鬆的閉着。人綿綿的彷彿已經入睡。

姐姐不敢作聲，悄悄的走過去。

『姐姐，姐姐，』華丫頭低聲呼喚道，『是你嗎，姐姐？』

華掙扎着，簌簌的伸出手，隨即又無力的落下去。她執拗的望着姐姐，氣喘不已；但仍熬住苦痛，斷斷續續的說：

『爲着什麼不早來呢？我想念着你；一直等你來。』

姐姐是幾乎被那可怖的氣喘嚇壞，又被那雙燃燒着的眼瞞住了。

『等我嗎？一直等我嗎……』慌急之下，她狼狽得不知如何說好。

『還有誰呢，』華煩亂的轉側着，『正是等你呀！』

『可是，你知道，我是一得到消息就跑來的，華丫頭。』

姐姐握住那落到床邊的手，靠近受傷者頭旁坐下，說話時的聲調像對付發脾氣的孩子。

她望着華馴順的閉上眼，許久許久端相着華被苦痛扯歪的臉：那唇抖着，蒼黃的額上凝着冷冷的汗珠。從受傷者那里，她想找到一點天真健康的痕跡，而眼下卻只看見死亡的陰影。

『華丫頭，你怎麼了？你是怎麼了？……』

姐姐忽然動了情感，心里湧起一陣酸澀。她嗓音低啞，竭力抑止住嗚咽；眼淚大珠的落到受傷者的臉上。

『你怎麼了，姐姐？』華詔異的望着她。『別傷心，我不會死的。姐姐。我要好好的活着。幹什麼哭呢？』

醫生的助手們和受傷者都注意到這方面，姐姐很難堪。她偷偷拭乾淚，低聲說：

『哪哭呢，傻子！』

接着來的是靜默。

房子里，只聽見玻璃器的觸擊聲。這時姐姐明白了帶來的安慰同鼓勵只是騙騙小孩子的空心理物，此時此地全不合用，因之感到壓迫和不安。她想，假如不被華丫頭發覺，她將悄悄的坐一陣，然後帶着酸楚的心情偷偷走掉。她緩緩將華的膀臂移進被窩，挪出手加在華的額上，那模樣的慈慧，直是聖母的彫朔。

于是華安了那條心，眼輕輕合上了。

『真的，我很怕，姐姐。』她幽幽的說，『焦急的等你來，只怕許多話趕不及說時……現在才明白死的可怕。我不甘心死。生活是可愛的，不是嗎，姐姐？——在鄉下，在小山上，在城市，在活動着的人的流里，吹哨着，做着事——』

『是的；是可愛的。』

姐姐整理着華散到枕上的頭髮。

『最覺得生的可留戀，是在想到死的時候：人嚥下最後一口氣，人家在他旁邊嘆息，訴說，啜泣，人影憧憧的忙來忙去，他聽着，他不能動。他已經死了。人家將他悄悄的放進棺材，隨後又悄悄的送進冷硬的土里，變成噙着黃沙的燭體……』華扭一扭肩，彷彿要試試看自己真的是否已經死掉。她鼻音酸澀的說，『呀，我要哭了。』

『傷心嗎，華丫頭？』姐姐吻着她。

『不；爲着覺得生的可戀。』

『姐姐，』靜默了一刻，華又說，『你看我不是好了嗎？目下我很安心，覺得好多了我會平平穩穩過去這個難關，後天幫你炸雞蛋角。』

姐姐深深端相着華的臉，而她看見的卻只是臨危時的疲倦。

『是的，是的，』她支吾着。『華丫頭快快復元，姐姐爲你舉行別緻的祝賀。』

『他們都怎樣了呢，那天那些人？』華憂慮的問。

『別儘掛念別人，』姐姐回答着，『靜靜將養自己身體好了。他們活得比牛犢子還好。』這時，左首牆角連連發出喊聲：

『別動我！我不要換，甯，我不要換……』

那是一個大不過十四五歲的姑娘，一面刺人心肺的喊，一面在枕上痛苦的轉着頭。曾以

殺敵著稱於世的大刀，落落實實正砍開了她瘦削的肩膀。

醫生的心腸，誰都知道是劊子手一般硬，但那醫生卻出了汗。他小心翼翼扯開污滿血跡的綑帶，嘴里還不住唸着催眠歌：

『忍耐點，忍耐點，一刻就完的……』

看着這景況，望着這些被難者，姐姐心里發痛。他們都是純潔的年青人，熱愛着生活，熱愛着和平，熱愛着人類，並熱愛着真理和正義，光與美。一條無限遼遠的路在他們前面：他們要本分的走完自己的一段，好好度過一生，然而處處遭遇着的却是人家的阻撓，蹂躪，甚而至于狙殺。

『青年是有罪的，』姐姐茫然自語着。『當青年人死絕的時候，這世界會太平的罷！』
『死絕？爲什麼死絕呢？』華從沈思中驚醒，神志懵懂的望着她說：『遙哩，遙怎麼不來？』

華出其不意的詰問，一條棍似的把姐姐打昏了。

『遙？遙——』她一轉眼，支吾的撤了謊，『他在家裏。我不敢告他，怕他受不住。』

……

『當真嗎，姐姐？』

『想他嗎，華丫頭？明天一早讓他來怎樣？』

姐姐回答着，但臉已經通紅。她再也忍受不住那審判似的逼視，於是附下身，長久的吻着華的頰。華丫頭想脫出兩臂去抱姐姐的頸項，因為情激擦創了傷痛。

『不，姐姐，』他呻吟着說，『不要告訴遙，我求你。他問的時候，只說是回到家里去了……別讓遙來，姐姐。別讓他知道……』

她說她三天功夫會離開病院，身體有這般強壯。

姐姐也支持不了，一場痛哭湧到胸膛的時候，醫生卻救了她。

『明天送一本書呀，姐姐！』

踏出門，姐姐還聽見華微弱的呼聲，而熱淚已經打濕她的兩頰，一路洒下樓梯，洒下吹着風的街。

『青年人的路是多麼窄呀！』她心里喊着。

夜已深，風吹得姐姐的大衣飽張起來，不住的飄擺。用不穩的脚步踏破行人絕跡的空巷，她還得打探弟弟的消息。

一

搬到鄉下來住，這是第三年的開始。今年的春雖說來得遲一點，一眨眼，也就快到清明了。去年插的柳枝早已發了葉，稀稀幾絲向池塘裏彎着腰身。幾株小桃花也夾在裏面染上了點點的紅。遠近的羣山，那些不大的，全植着老松的蒼翠的羣山，也加了可愛的新綠，而且在這些嫩草中，或是佈滿了苔蘚的岩石邊，一叢叢的野杜鵑，密密的盛開了。有陽雀，也有許多奇怪的，拖着白色的長尾的鳥兒喧鬧的啼着。還有一種頂小的鶯，在黎明的時候，就開始了委婉清脆的歌喉，從這株樹上飛躍到那株樹上。一些小虫，爬着的又有些生了翅膀，飛舞着花衣，在春天的景物中穿來穿去，一切的東西，靜着的動了，死寂的復活了。隨處都探露出一種氣息。是「生」的氣息呵！

三

可是在屋子裏，在這棟雖經過改修，却還是顯得陳舊的屋子裏，在那有着火坑的一間，火還是不斷的熊熊着。這都是些在冬天便鋸下來的老松樹的根。常常因為沒有乾透的原故，和爲了省儉，在柴的上面又加上許多穀殼，火焰便小了下去，濃的烟一直往上升，在樑柱間

打着迴旋，慢慢地從有着格子的門上邊軟軟的飛走了。所以在那些常爲烟留連過的地方，一絲一絲的全垂着長長短短，粗粗細細黑色的纓絡似的東西，這屋子就更現得幽暗。圍着這坑的周圍，經常放得有幾張大小不等的柳木圈椅，家裏的人一在沒有了事的時候，就可以全聚在這一間，在冬天，尤其是有着一點熱茶，更加上有幾個大芋頭在熱灰中煨着的時候，是頗有着一種家庭的融融之樂的。不過在這時，已開始了春暖的明朗的陽光的。這時，大半椅子全空着，只有在有一張最大的上手方的圈椅裏，陸老爺還仍擁着一床破了的狼皮氈子高踞着。沒有什麼人來陪他。他是做過官的人，他很有修養，他不大喜歡發牢騷，有時拿一本小说看看，但一聽到有腳步聲在近處響着，便昂起頭來聽，他實在希望有個人進來談談。若是這走過去的，是那小女兒貞姑的話，便總是先撚一下那鬍子，喊道：

『來，唔，來裝袋烟！』

一根一尺多長的旱煙管便放在他嘴上了。這根烟管跟着他許多年，經歷了半生榮枯，翠玉的咀和象牙的斗，由晶瑩而浮着不潔的焦黃。自從搬到鄉下來，全吸的是自製的烟草。

『爹！這烟臭得很！』貞姑在裝着烟的時候常常要這樣說，或者就說：『這烟有什麼好吃，我真不懂你，爹！』她並不很喜歡這差使，雖說她爹每次看到她的時候，看見她棕色的臉蛋全漾着天真和生命，他自己便感到一種輕快，在那老年的空虛的心境上，得另一種滿足。他總是那末和氣的答應她。

『唔，很好，這是自己園子裏種的，你媽也會做烟葉了，這沒有滲假。你不懂，你還小，唔，香呢！』

陸老爺是一個快六十歲的人了，前幾年還很雄的，他本來在一個公司裏做着事，事情總算還好，但又是什麼九一八，過去了，又來了一二八，雖說他並不大管這些事，可是公司却不能不受了影響，關門大吉了。親戚間因這次失業的很不少，他奔走了一陣，也就只好退回到家裏去，想靠着一點祖田拖延着日子，然而在少年時便顯赫過的這落漠的晚年，是很不快樂的，因此很快的便露出了衰老，尤其是從去年初秋時候的一場大病，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復原的一場大病。

這病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駭人的大病，不過一直有半年，他實在不大清楚，常常嚙語，手脚也因爲神經的失常而麻木，而失了知覺。他經常無非喃喃着，問着那失了業又失了踪的兒子的消息。和自動的輟學回來的兒子的前途。後來這兒子在隣省找着一個小差使，於是背了一付小的鋪捲和大的野心動身走了。而那失踪的也有了下落，留住了一個堂房的兄長家裏，等着他的幸運，年輕人總是有着許多爲老年人不理解的狂狷和誇大的。於是他的病才又慢慢的有了起色，然而一直到現在，雖說早已顯得恢復了痊愈，可是總是怕冷，常常一人留在這無人再願進來的火坑間。往年的情形決不是這樣的，就是他自己，也常常感到。

『爹，今天太陽好，把椅子挪到外邊去坐坐好嗎？』年紀比他小了二十歲的續絃太太，